

古汉语与韩语

刘小斌

提要 汉语与韩语本属不同的语种。唐代以后,中华文化(包括汉字)对朝鲜文化有着具大的影响,韩语的“训民正音”所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韩语中至今保留着许多汉语古语音,词汇和成语,研究古代汉语与韩语的关系,将会推动两国文化交流和合作。

一 韩流和汉风

在当代中国的大都市,时常能感受到韩国流行文化和时尚商品的影响,韩国的电影、音乐、明星、服装、饰品大行其道,甚至在青少年中出现了“哈韩”一族。一时间人们大呼:“寒流来了”!殊不知,在中国有“韩流滚滚”。在韩国更是“汉风阵阵”,而且这股“汉风”从古代一直刮到今天。可以说在韩国,处处都能看到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影响。2003年9月,接受厦门大学的委派,我前往韩国仁川的仁荷大学中国语和中国学系就任客座教授,主要担任该系汉语的教学任务,为期一年。此行之前,我对韩国的历史、文化、语言的了解并不多,虽然在行前也曾匆匆忙忙地补了一下课,对我们的这个“东邻”及其与我们之间的历史关系有了粗浅的了解。但是真正到了韩国之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还是令我吃惊不小:韩国的历史、文化乃至语言等方面和中国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其中很多领域很值得中韩学者去深入研究和探索。我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萌发了为之投入毕生精力的念头。可是在韩一年的时间对于研究这个题目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了,更何况我本身也还没学好韩语。所以我只能先就个人的所见所闻,对韩语与汉语——特别是古汉语的关系这一命题,进行一番粗略的描绘,就算是投石问路吧。

二 剪不断理还乱

也许有人会问:韩语与古汉语能有什么关系?韩文一般中国人根本看不懂,都是些弯弯曲曲的符号,跟我们的方块字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嘛。说得对,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不然。

要谈汉语与韩语的关系,当然得先从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谈起。语言学和人口学的研究表明,韩语属中亚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同属这一语系的还有土耳其语、匈牙利语、芬兰语、蒙古语、藏语和日语。现代韩语所采用的文字被称为“训民正音”,是1444年由世宗大王(1418—1450年)下令集贤殿的学士们共同创制而成的。为了创造韩文书写体系,世宗大王和学者们参考了当时已知的几种书写文字,如中国的篆、维吾尔和蒙古文字。但他们创造的韩文书写体系主要基于自己对音篇学的研究。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采用中国音部学中的两分法,而是自己发明了三分法理论,将音节分成首音、中音和

尾音。“训民正音”的创立对韩语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所以世宗大王得到了后世的尊重,他的头像被印制在韩国的万元钞票上,许多韩国的文化艺术活动、场所也以他命名,例如汉城著名的艺术活动中心——世宗文化会馆。

韩语字母包含 10 个元音和 14 个辅音,可组成许多音节。它既简单又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科学的文字之一。韩语字母易于学习和书写,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也减少了韩国的文盲数量。

汉语与韩语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一种是象形文字,一种是拼音文字;韩语属于粘着语,汉语属于孤立语,所以其语法差别也很大。比如韩语的句子结构是“主语+宾语+谓语”,汉语则是“主语+谓语+宾语”;韩语还有着变化莫测的词尾等等。表面上看,汉语韩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的差异是那么的明显,以至于一般人几乎不会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很少有学者专门去进行汉韩语言对比研究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情况来看,把韩语和古汉语扯到一起似乎是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可实际情况是它们之间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非常深远。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知道在“训民正音”创立之前,朝鲜半岛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早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他们就利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这种方法被称为“吏读”。不仅如此,在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国时期,统治者纷纷向唐王朝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其后统一的新罗王朝和李氏王朝也一直坚持从中国引入当时先进的儒家文化作为治国之本,大量的汉文化典籍不断涌入朝鲜半岛,理学在朝鲜半岛的地位甚至比在中国还要高。中国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形成影响巨大,对韩语的影响当然也不小。在“训民正音”产生之前,汉字在朝鲜半岛有上千年的使用历史,几乎所有的历史典籍都用汉字来记载。即使在“训民正音”产生之后的数百年间,汉字也并没有因此在韩语中消失,而是一直采用韩汉文并记,互为补充的方式。到了二战以后,才宣布废止汉字。实际上,在韩语中直接使用汉语的字词,几十年前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时至今日,在韩国各地,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汉字的踪影。只不过由于近年来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抬头,他们极力排斥本国文化中的外来因素尤其是汉文化包括汉语的影响,汉字在韩语中出现得越来越少。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汉语在韩国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一铁的事实。

其次,当年世宗大王及其臣下创造了韩语即“训民正音”,虽然他们创造的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于汉文的形式。但是,这个形式所要承载的内容,却是在它的创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训民正音”之前,朝野通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几乎所有的典籍都是用汉字来记载的。这一点我们从分布于韩国各地的博物馆就可以了解到。这种情况甚至在“训民正音”产生之后的几百年也尚未改变。也就是说,韩国的先人们创造了一种新的符号,用它来记录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运用的词汇,说话的语言,表达的思想。虽然新的形式确立了,可是表达的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当时利用这种新符号记录下来的词汇,它的主体仍然是汉语,韩语的本土语只不过占少数而已。“训民正音”在当时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用新瓶装旧酒”。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韩语词汇的本土化越来越加强了,“瓶”里面装的“酒”的成分,韩国本土的比重不断增加,最终形成了现代的韩语。

由于上述两种原因,现代韩语中仍然保留着数量庞大的汉字词。现代韩语的词汇类

型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固有词,汉字词和外来语。固有词是韩语中不受其它语言影响的固有词汇,是最纯粹的韩语。外来语主要指的是现代外来语,并不包括古汉语。用韩文形式书写的汉字词占的比重最大。可是如果不是汉语韩语两者都精通的人,仅仅从表面上看,它们之间好像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说,汉语和韩语的渊源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正因如此,它值得我们下一番功夫去研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古汉语对当代韩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三 似曾相识燕归采

汉文化在影响朝鲜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大量的汉字词汇也冲击着韩语。据统计,汉字词占韩语词汇的60%以上。比如韩语“인천”读作“Incheon”,其实指的是汉字的“仁川”这个地名。韩文“소주”读作“soju”虽是韩语,实际上却是汉语词汇,意思是“烧酒”;韩文“불국사”读作“bukgoksa”,发音是韩语,其意义却是汉语的“佛国寺”。这三个词的发音虽然是用韩语标出来的,可实际上它的发音方式却是汉语的中古语音。因此如果拿汉语中古语音的活化石——闽南话来和它比较,它们之间的发音非常近似。

在韩语中,大部分的名词,例如一般的地名:“釜山、江原道、京畿道、明洞、南大门、景福宫”等等;或者其它专有名词,例如“市厅、海关、银行、书院、邮局、教授、学生”等等;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酒、茶、桥、路、车、市场、信号灯”等等;都能找到与它相对应的汉语词汇。这些汉字词在现代韩语中出现的形式都是韩文,可是它的相对应的发音和意义却来自古汉语,它们的读音接近于汉语的中古语音,和今天的闽南话非常相似。举个例子:“世宗文化会馆”和“朱安驿”(仁川的朱安地铁站),用闽南话读起来和韩语简直是一模一样,甚至连“驿”字“yok”后面的人声字韵尾的读法也完全相同。笔者因为恰好是闽南人,专业又是古典文学,对古代汉语也略知一二。这一切对笔者在韩期间学习韩语,了解韩语和汉语的历史渊源,以及写这篇文章,实在帮助不小。笔者曾经多次独自一人在韩国旅行,在火车或者地铁上,沿途所经的地名,用闽南话读来,十之八九不会错。例如从仁川到汉城的地铁,沿途站名。济物浦、朱安、富平、大方、鹭梁津”等等都可以用闽南话读来而不会产生误会。在外旅行问路时如果不知道一个地名韩语怎么读,用闽南话说出来,往往也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加上韩国的社会、文化乃至风土人情都保留了不少中华遗风,甚至有些传统习俗在当代中国已经绝迹,可在我们的东邻却仍然大行其道。例如古风犹存的民间祭祀活动,恭敬肃穆的乡校礼仪,乃至古老的游戏项目“投壶”,在中国已是鲜得一见,在那儿却大加推广。独自在韩国工作、学习、旅行,虽然身处异国他乡,所到之处所见的一切都给了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韩语中的汉字词语数量庞大,其音义主要来自古汉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和今天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在意义上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现象以外,韩语中还保留了大量的汉语成语和惯用语。

四 清词丽句必为邻

成语(包括惯用语)是一种语言的精华所在,汉语成语积淀了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先人的思想、智慧的结晶。不仅中国人喜爱成语,韩国人也非常喜爱中国的成语。

他们的先人在创造韩语的同时,主动地大量吸收了汉语的成语和惯用语。时至今日,这些成语已经完全融入了韩语中,成为韩语的一部分。成语受到了韩国人普遍欢迎,并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被大量地运用。韩国人对汉语成语的喜好程度,可以用杜甫的一句诗来形容:清词丽句必为邻。只要是在汉语中流行的成语,在韩语中必然也同样受到欢迎。

当代韩语中的所使用的成语大部分从古汉语中来,其中大多数成语的意思和用法跟现代汉语中的成语完全相同,例如:家家户户,居安思危,教学相长,国泰民安,男女老少,新陈代谢,百闻不如一见,万事如意等等,发音和意义都来自古代汉语,除了被写成韩文的字母,其余的完全是汉语成语的翻版。韩国人中特别是较传统的、有知识的人在口语中常常使用这些成语,在韩文的报刊书籍中,这些成语更是被大量地引用。据我初步统计,在韩语中常常使用的汉语成语(不包括那些生僻少用的),其对应字词形式乃至内在含义和现代汉语完全一样的,最少也有几百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做了个小小的统计,就我所收集到的在韩语与汉语中199条都常常出现的成语、俗语和常用语。如:

街谈巷议,肝胆相照,牵强附会,见利忘义,犬马之劳,轻举妄动,经天纬地,鸡鸣狗盗,孤掌难鸣,攻守同盟,九死一生,金兰之交,锦上添花,金石盟约,杞人忧天,南柯一梦,内忧外患,多多益善,大器晚成,徒劳无益,道听途说,独守空房,同病相怜,同床异梦,莫逆之交,万事大吉,万事如意,万寿无疆,万全之策,忘年之交,明哲保身,毛遂自荐,无穷无尽,刎颈之交,百家争鸣,百年偕老,百闻不如一见,百战百胜,伯仲之间,百花齐放,富贵荣华,生老病死,先见之明,雪上加霜,垂帘听政,守株待兔,唇亡齿寒,新陈代谢,神出鬼没,心术不正,梁上君子,言行一致,缘木求鱼,五脏俱全,温故知新,卧薪尝胆,外柔内刚,窈窕淑女,愚公移山,月下老人,有名无实,以德报怨,以卵击石,人间地狱,人山人海,一举两得,一泻千里,一目了然,一笑千金,一视同仁,一言以蔽之,一叶知秋,自强不息,自古以来,自高自大,自给自足,张三李四,长生不老,状元及第,长幼有序,才子佳人,辗转反侧,井底之蛙,诸子百家,糟糠之妻,坐井观天,酒池肉林,至高无上,指鹿为马,进退两难,天衣无缝,天下无敌,贪官污吏,泰山北斗,泰然自若,平地风波,学以致用,虚张声势,形形色色,狐假虎威,虎视眈眈,画龙点睛,厚颜无耻。

上面只是我所能确定的,与汉语的对应形式、内容完全相同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在韩语中活跃着的汉语成语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至少也有几千条。只不过其它的成语或者是使用频率不高,或者是形式上与汉语略有不同,或者是表达的意义或者用法与现代汉语有了差异,笔者将在后续的文章中专门来谈它们。

汉语成语虽然在韩语中频繁出现,可是学习汉语的韩国学生却往往不能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理解并使用它们。究其原因主要有三:1、学生在学习本国语言时并不知道这些成语来源于汉语;2、有些学生虽然知道这些成语可能来自汉语,但是由于在韩语中的发音和现代汉语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他们对应不上;3、在教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师中大多数并不了解这一情况,也就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个天然的优势。

五 移花接木绽奇葩

韩国人在使用汉语成语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吸收,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生活需要对它进行了大量的改造。例如著名的成语“走马观花”,到了韩国就变成了“走马看

山”。这是因为韩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面积占整个国土的百分之八十,韩国人素喜登山、游山,改成“看山”更容易产生共鸣。由此可见汉语成语到了韩语中,也进行了本土化改造。韩语中常常根据韩国人的理解或需要更改汉语成语的形式,比如。虎头蛇尾”就被改成了“龙头蛇尾”,因为相对于“虎”,在韩语中“龙”一词更常被提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崇尚“龙”。“对牛弹琴”一词被改成了“牛耳读经”,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韩国人普遍性情较为传统古板,对儒家经学的重视更甚于浪漫的艺术。

还有,在汉语中常常说“古今中外”,在韩语中被改成了“东西古今”。这样的表达既摒弃了传统的偏见,又适应了韩国的国情;“文房四宝”则被称为“文房四友”;“家和万事兴”成了“家和万事成”等等,不一而足。

还有些汉语成语,形式未作改变,但在韩语中使用时意义上却发生了变化。比如中韩双方都常用的成语。“亡羊补牢”,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丢了羊再补羊圈,还不算晚;而韩语中的意思却是:丢了羊再补羊圈,已经来不及了。又如“多情多感”在现代汉语的意思是指一个人情感很丰富,和“多愁善感”意思差不多;而在韩语中却是指对待人的态度和蔼可亲。韩语中有个成语“竹马故友”,它和“青梅竹马”同样来自于李白的《长干行》。“青梅竹马”指的是男女幼年时亲密无间,专指男女之间的关系。可是在韩语中,“竹马故友”指的是幼年时亲密无间的朋友,它既可以是异性朋友,也可以是同性朋友,比如从小一起长大的两个男人。类似的情况在韩语中为数不少,并且很容易因为使用不当,产生误会。这也是我们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时必须加以重视的。说到这里,笔者顺便提起一个在仁荷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实例:刚到韩国不久,一次上写作课,我给学生布置了作文的题目是关于友情的。作文收上来以后,其中一篇文章让我大吃一惊,它的题目是“我和刘老师的爱情”,是一个女生写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在韩语中,“爱情”一词指的是亲人、朋友之间的感情,而不是指男女之间的恋情。韩国学生在写作文时常常用这个词,因为韩国人非常重视亲戚朋友之间的亲情、友情。学生的原意是认为我认真负责,乐于助人,把我当成朋友看待了。如果不了解韩语词汇和汉语词汇意义的区别,很容易造成误解。像“青梅竹马”和“爱情”这样的例子,在韩语中还有不少,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老师一定不能忽视它。

总之,韩语中的汉语成语并不完全等同于汉语中的成语,汉语成语到了朝鲜半岛之后,经过了创造性的改造,已经成为韩语中的一朵艳丽的奇葩。

六 礼失而求诸邻

由于韩语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古汉语词汇,因此在韩国,我们不经意中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一些在现代汉语已经不复使用的词语或者在现代中国不复存在的实物,倒是在遥远的韩国保存得相当完好。下面来给大家介绍几个《水浒传》和韩语的例子。

刚刚到韩国不久,我的韩国朋友请我吃“馒头汤”。我一看端上来的就说:“这不是包子吗?为什么叫馒头?不仅外形是包子,还带馅儿呢。那位韩国朋友告诉我韩国人一直把包子叫做馒头“만두”。我后来仔细一想,对了,在古代,馒头就是有馅儿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水浒传》中提到的十字坡的“人肉馒头”和“牛肉馒头”,看来没错儿,古代的馒头肯定和今天的肉包子差不多。还有一次,我和崔老师一起在小酒馆喝酒,甫坐定,酒菜还

未上来前,我听见崔老师对店主人说了句“안주”,紧接着店主人就送上了几小碟黄瓜等小菜。我忽然想起《水浒传》里面的记载,便问他是不是要下酒的小菜,叫“按酒”,回答说是的,但是他也并不懂得这个词语的来源。其实“按酒”一词在《水浒传》中经常出现,记得宋江、戴宗和李逵在浔阳江边的琵琶亭饮酒时,“三个坐定,便叫酒保铺下菜蔬、果晶、海鲜、按酒之类。”笔者以往阅读《水浒传》时,总是苦于古今风俗变迁,“按酒”为何物而不得而知。没想到却在异国他乡无意中找到了答案:“按酒”便是古人饮酒时的小菜。一边听着似曾相识的古音—韩语,一边就着“按酒”,喝着“烧酒”,一时间笔者仿佛回到了一千多年的前大宋王朝。

类似于上述的这种古汉语中存在,现代汉语已不再出现,但在韩语中还在使用的例子还有不少,由于篇幅限制,加上笔者的调查还仅仅是个开头,就不打算在这儿浪费笔墨了。只是在韩一年,感触良多感想,借此机会说几句:我们祖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状况,可以说是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以至于学者们在研究传统文化时,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别的国家保存的资料,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敦煌学。这种情况现在也还在继续,比如“乡校”这一历史产物,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当今中国已经难得一见了。可是我在韩国期间,发现这一形式在我们的东邻得到了良好的继承和保护。仁川本身有两个乡校,韩国全国一共有 234 个乡校。每年乡校都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还举办各种讲座等等,宣传儒家传统文化。从上面谈到的情况,在韩语中保留了许多我们本国语言中已经消失了的有价值的东西,研究韩语,反过来将给研究我们自身的语言带来很大的益处。古人曰:礼失而求诸野,我们今天更乐意把它改成“礼失而求诸邻”,研究整个韩国的历史文化,必然有助于了解、完善并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刘小斌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